

## 喊“灵魂”

贺楚建

从古至今关于魂魄的记载与民间传说甚多，科技发展到今天，我们是不应该相信迷信的。然而，月前，我回了趟老家，仿佛对“灵魂”有所感悟。

红日西，黄昏近，我脚踏在一条年深月久的小道上，小道尽头便是我乡下老家。

“缰绳，跟我回来喽！”

“回来了！”

突然，这呼喊声从前方飘过来。我闻声循去，来到了声的源头。原来，这声音来自我老家邻居家门前水塘边。邻居家只有一老一少，一个是张大妈，一个是张大妈八岁的孙子缰绳。张大妈在前边喊，并一边沿途撒米和茶叶，缰绳的童年伙伴三驹拿着手电筒在后面应答。

缰绳与我一样，茫然、费解，此时缰绳呆坐在家中的床上，好像一个缰绳在家里，还有一个缰绳在奶奶身后水塘边。这一声声呼喊，好像要喊得黄昏燃尽，仿佛赶走了牛鬼蛇神，这声音悠扬而深远，越过了树梢，飘荡于深邃黑夜中。

三天前，也是这黄昏时，缰绳不知怎的，放学回家就像变了个人样，坐在板凳上发呆。饭量也减少了，晚上常从恶梦中惊醒。看医生，医生说，什么病也没有。这可急坏了张大妈。这时，缰绳的伙伴三驹踮起脚尖，跟张大妈耳语了几句。原来，缰绳三天前在门前水塘边玩耍时，突然间“呼”出了一条红花蛇，吓得他转身跑回了家，呆坐在木凳上……张大妈明白了，这是在水塘边受惊吓所致，丢了魂，必须在天黑时，在其惊悚失魂之处把魂喊回来，除

病消灾。

这“喊魂”声，给这黑夜平添了一份凄惨，让人胆战心惊。母亲告诉我：“这是乡村民俗，流传甚广，也很深远；儿童若受了惊吓，魂魄就会离散，就要叫魂收惊，使魂魄归来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世上没有鬼魅灵魂，这是迷信……”正在扫地的母亲突然站起来，把头发抹向后面，露出一脸凝重：“可乡亲们认为，人活着就有灵魂，为了不使魂魄丢失，乡亲们都是老实做人，踏实做事，像一根甘蔗一样直，不拐弯抹角，外表虽不怎样，但内心很甜；虽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吃不开，但他们做事有良心，不算计别人。我相信傻人有傻福……”

听着不识字的母亲居然能说出如此一番感慨的话，我无语了，浮想联翩——

如今社会，一些人全然不顾做人做事的道德，多少人的灵魂被遗弃了。很多人忘了人生的真义、社会的公理，甘心迷失在五彩斑斓的诱惑里，致使魂魄离散。

有句谚语说得好，“别走得太快，等一等灵魂。”是的，倘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就要像张大妈那样，在匆匆前行的路上适度驻足，荡涤一下心灵，喊回自己的灵魂。只有形神兼备，才能相得益彰，我们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灵魂不健全的人。那样，我们会感受到生命无限的美好与感动，我们的社会或许会拥有更多的和谐与温馨！

让我们在人生前行的路上，适度地喊喊自己的灵魂吧！

## 妹夫送报

胡剑英

每天中午和傍晚，母亲从二楼阳台探出花白的头来，喊我上去吃饭。隔壁的外来商户很是羡慕我，说我幸福，这么大了还有现成的饭吃。

以前父亲吃过饭后，会帮我看一会儿店子。其实顾客不多，我便让父亲午睡或者看电视，我关门，上楼。吃着热乎可口的饭菜，也默默咀嚼着生活的艰辛及滋生的忧闷。加上老婆孩子，我每月就拿那么一点伙食费给年老的父母亲，心里甚是愧疚。

这天断黑时候，妹夫来我家吃饭。

妹夫下岗有些日子了，人到中年，又无文凭无技术，找工作困难重重。看他疲惫落寞的样子，想来又是空手而回吧。

临行前，我把他带来的报纸给他，报纸上刊登了不少招聘广告，不知有适合他的没有。

“看过了，懒得带回去，送你看咯。”

妹夫晓得我这人既不抽烟喝酒，也不打牌跳舞，只是喜欢看看书报，有时写点东西投稿。

过了几天，妹夫又送给我几份报纸。如是几次，有一回他问我，报纸好看不？我没多想，就说不错啊，副刊办得可以。

“你订份报纸吧。报社还送植物油给订户。”

“姨夫好狡猾哦。”我儿子笑道。

我这才明白，妹夫现在在跑报纸发行。“条条蛇咬人”，在这纸媒的冬天，他干这行更不容易。我没必要问他为何不直接讲出来，偏跟我玩“套路”。

虽然我过得也不宽裕，老婆说上网看数字报就可以了，我还是在妹夫手上订了两份报纸，不只是帮他，每天早上读着散发着墨香的报纸，说不定哪天第一时间就发现自己的文章发表了呢。

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过，我们都是活在希望之中的。

## 市井话本



## 岁月备忘录

## 淤桶

黄孝纪

二姐贱花常说，她小时候之所以辍学，就是淤桶给害的。

在八公分村，尽管旧时大多数人没什么文化，甚至连一个字都不认得，但日常生活里说的一些词语却很典雅。比如：出恭、大淤、小淤、淤桶。出恭就是上茅厕；大淤就是茅坑里的大粪；小淤就是蓄积的尿水；淤桶就是那种专门用来装大粪和尿水的高大木桶。

家家户户都有一担淤桶，寡妇鳏夫也概莫能外。那时的村庄，居住的房屋和茅厕是截然分开的，各自成片，相距较远。平日里，村人出恭才去茅厕。

村庄门类众多的木桶中，淤桶尤显高大，桶身高，桶桥也高。其状与水桶颇为肖似，也是箍了两道铁圈，却更粗更高一些。村人形容某些人矮，常会轻蔑地说：“长得还没淤桶高！”能用钩挂扁担挑起一担淤桶，至少说明这个人个子很高了，接近或已经成年了。因此，平日做与淤桶相关的农活，一般都是成年人。

但事情往往也有例外，羊鸟学校就是

例外之地。大集体未解散之前，我们村庄与两三里路之隔的羊鸟村同属于一个大队，两村都有小学。不过，我们村在宗祠旁边的小学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，到了三年级就要去羊鸟学校读书，那是一所完全小学，也曾叫高小。我到羊鸟学校上学时，大我六岁的二姐已从这里辍学几年了。

那时，我们每周都有劳动课。劳动课除了打扫学校里里外外的卫生，就是种土，偶尔也会浩浩荡荡一列纵队去附近的农田干活，就是所谓的支农。学校有大片旱土，不仅学校旁边有，距离学校一两里路外的山坡上也有，而且更多。那是一个以劳动为荣的时代，周边高山的半山腰都有白石灰写的“农业学大寨”五个大字，远远就能望见。村庄的房屋和学校的墙壁上，这条标语就刷写得更多，字体字号五花八门。早几年我二姐上学的那阵，学校更是以劳动为主，半工半读。

学校差不多就是一个农场，冬春的

小麦、夏天的蔬菜、秋季的红薯，村庄旱土里四时生长的农作物，这里一样不少。劳力有的是，五个年级一二百学生。有机肥料也十分充足，那一长排简易厕所里，每到下课时分，同学们就打着冲锋，人满为患，臊味和臭气远远就能冲倒人。

我们上劳动课，有时会根据老师的分派，到操场边的园土里干活：挖土、种菜、掏粪、抬淤桶。抬淤桶是一件很讨人嫌的活，两人抬着那半桶子黄浊的尿水或乌黑的粪汤，一前一后走着，晃晃荡荡，臭气直冲五脏六腑，令人作呕。走长一点的路，上坡下坡，就更是麻烦。我二姐读三四年级那两年，就是抬淤桶给抬怕了。她人矮，个子小，力气单薄，跟同学抬淤桶时，不管走前面还是后面，抬着抬着，那淤桶就滑到她这一头来了，有时到了她后背，有时到了她胸前，尿水粪汤溅得她浑身臭哄哄，有时甚至溅到嘴里。为此，她经常哭哭啼啼。上五年级的时候，她死命不肯再读书了，尽管老师也曾来家里劝导，无

奈她态度坚决，从此也就辍了学。

在我们家，挑淤桶灌菜园是我母亲亲干的，更多的日子，是我母亲干的活。

那时的乡村，无论种田还是作土，庄稼都离不开大粪。稻秧播种之前，水田里的育秧泥行需要浇一层大淤做底肥，这样秧苗才长得壮实。园土里、田埂上、池塘边、房前屋后的种种菜蔬——辣椒、茄子、豆角、西红柿、冬瓜、苦瓜、瓠瓜、南瓜、丝瓜……乃至白菜、萝卜，就更离不开大淤了。在大淤的浇灌下，土地十分肥沃，农作物长得枝繁叶茂，瓜菜累累，既保证了人吃，也是养猪的好饲料。

时令变换之交，菜园里上一季节的菜蔬已告尾声，需要重新翻土，蒔种下一个季节的作物。这段时间，村里人忙着掏茅厕，挑大淤，整个村庄臭哄哄的，田野上的风和空气，都弥漫着大淤的味道。

这是乡村人十分熟悉的味道，是田野的味道，大地的味道，家园的味道。也是希望的味道，丰收的味道。